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一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論四首

春秋一

滕子來朝左氏公穀俱無傳註疏曰時王黜也又云  
滕子方在喪胡安國曰非也周之東遷未聞敢黜諸  
侯也在喪亦非也終春秋而不聞稱侯也則豈其俱  
在喪然則云何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也其法  
尤嚴於其黨桓公弑君之賊也滕不敢討又先鄰國

而朝之是夷狄也故削之胡氏又非也孔子之削之也子之足矣何以子其後也先王之訓曰罪人不孥夫滕與國也迫強而已不與於弑非賊也非賊而削其二百四十年子孫之爵是苛毒之刑也受鞅也諱其宗國而沒其篡輕手逆之公子彙而加誅於無罪之小國是偏盭之政也幽厲也孔子不為也春秋天子之書也天子而文武在乎誅桓而已懲滕而不必削也吾故曰孔子不為也亡何杞侯朝矣一事而輕重霄壤焉則何以服人且前桓而會州吁者後桓而成宋者皆力足拯亂而與於亂者也罪又十倍滕孔

子胡以弗削也削之胡以弗及復也吾故曰孔子不為然則滕之為子也何居曰杞侯之後為伯也亦猶是也其自削也夫截長補短將五十里不勝大國之誅求而甘於附庸漸而以子禮來也魯亦以漸而子之夫漸而子則不得其始也孔子於桓即位之後來朝而子之曰此其始乎夫彼自棄耳噫亦足以懲矣

### 春秋二

孔子於春秋書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而左氏載董氏之言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又曰許世子之書弑

也。以不嘗藥公穀氏因之而卒，莫異論也。又千餘年而習春秋者，卒莫疑也。獨歐陽氏為之論曰：「看止實弒也。」學者柰何信傳而背經，其言甚辨而精，無以難也。左氏公穀固習聞其時事者也，其記符合而節契盡，絀之不可也。然信其言則孔子申韓之所不為也，看猶云耳。當其時天下之不嘗藥者夥矣，獨以微文而致重辟於許世子何？居然則歐陽氏當乎？曰：「未也。」夫信傳而背經不可，則欲信經而廢傳乎？歐陽氏知看止之為弒而不知其所弒也。夫弒于何知之？曰：「三傳知之。」晉為盟主，看實執政三年之間，而諸侯之被

弒者三而莫問也。看一逐而穿之，戕靈公於桃園也。若拉枯然，亡不越境，謀可推矣。反而不討，非不忍也。是不能為成濟解也。董狐直而筆之，婉而辭之，看故所欲受也。止之不嘗藥也，罪不眇矣。國人胡為而疑之？止又胡為而自疑以走也？豈不章章見逆謀哉？孔子因其赴推其情而不易其舊也。然猶微有可疑者。春秋虞廷之李書也，曰：「罪疑惟輕。」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故見看於會，見買於葬，使天下後世之為惡者不得以其文而飾詐，其刑惡者不得以其文而飾怒也。故曰：「微而顯，志而章，其要卒歸於忠厚也。」故

非弑而弑者三傳也弑而弑者歐陽氏也三傳徵乎  
春秋孔子所不為也徵歐陽氏乎春秋不必孔子而  
為也

春秋三

吳子使札來聘公羊氏曰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  
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穀梁氏曰  
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胡安國曰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  
札之為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皆非也夫壽  
夢卒而立季子者非序也志也壽夢卒而季子不立  
者非讓也序也夷昧卒而季子終不立者讓也可以  
立可以無立立而能已於僚光之僭乎亦勢也季子  
雖守節而不達者春秋之時臣弑君子弑父以蠅蝻  
乎邦君夫子欲立天下之大閑而先絀守節之士其  
何以勸且安國之深譏札也為其逃僚也其使札則  
猶夷昧也春秋未有先事而懲者也先事而懲者暈  
率師志漸也札胡漸焉其曰賢札而進吳子者是臣  
為能進君也賢之則何以不公子札而國吳也吾故  
曰皆非也然則何居曰吳之以子也謂其能歷聘也  
夷狄而中國之則中國之其曰札不純與其中國也

進而誘之來抑而樹之防聖人待吳意也於札無與也

春秋四

春秋聖人之書也其有疑焉者闕之闕之尊之也委曲而以意文其辭悞後世者非尊春秋者也弑君大惡也有不幸而蒙者以嚴戒後世可也幸而免者非聖人志也看弑不及穿探看謀也誅歸生而不及宋何居則何不曰宋歸生弑其君哉必欲懲天下之從亂者而寬天下之首亂者是使人為惡必極也猶未也樂書中行偃弑君而以廢人之禮葬惡愈極也其

不書名弑何也厲公驕而好殺固耳不猶賢於楚圍乎重誅看以幽而輕待書偃以顯我未之前聞也其卒麋何也杜氏之釋左曰楚以瘡疾赴故不書弑然則史舊文耳安在其為筆也公穀求其說而不得則闕之闕之可也胡安國曲為之說曰圍弑君而伯大合諸侯而莫之討也宋向戌鄭子產有獻焉而不敢以為非也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其篡弑以扶中國也果耳則何不大抑其會而貶削之而顧為之諱哉嗚呼安在其扶中國也為其主盟也而諱之則天下後世必如項藉如梁冀

董卓而始得正其罪也如項籍如梁冀董卓天下固已聲之而固誅之矣馬用春秋為也莽操裕温之徒匿其篡弒可也偃然而居正統可也為安國說者登聖人於叛黨者也麋弒而比奔比於圍無君臣之義也歸而見脅以立靈王就縊也靈胡君也卒胡弒也信此則春秋不作可也曰春秋聖人之書也非歟曰聖人胡可非也經傳之佚秦燼久矣吾徵其信者而闕其疑者子姑反而求之於心可也

辨五首

蕭何諸葛亮優劣辨

關中王惟楨試諸生以蕭相國諸葛武侯為問其言大畧以武侯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也而未曙大體出師表出而倣儻之士修詞之子皆捫心退矣木牛流馬出而伎匠之徒執斤錘而求售其聽者皆擺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誦鬼谷之書習黃石之畧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技客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為弗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亮勞則不得不歐血而功不就夫蕭何木彊人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為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

名寵冠群臣而慶流苗裔也故蕭何之役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疑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者有奇而直見其奇耳此奇者不為用也此兩公之別也予讀之曰是非王維楨之言而楊雄氏之言也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傲群策而自屈其力天曷故焉以語夫相臣之道幾矣非所以語于二子之優劣也夫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夫大匠之為宮室也其樑棟榑榘必構夫榑榘豫杞之良者充焉斷而小之而弗勝也或用夫黯然而中腐者匠之罪也其無榑榘豫杞也則非匠之罪也孔明之相蜀也屬炎

精之漸涸天下固已忽焉忘劉氏而天又從而更之故以龐統之智焉而死法正之敏焉而死關張之悍驚焉而死於是乎孔明之志窮勢不得不獨身而力幹之然猶曰孳孳焉舉蔣費董向之徒以善其後雖以忌懷之李嚴浮誕之馬稷褊淺之楊儀暴肆之魏延不得已而拾其長以充牛溲焉勃之用令是時而有子房者出而街亭之役必復以帷幄付幼良有韓信者出而祁山之役必復以旗鼓付文長有平陽侯者出而五丈原之役必復以畫一付公儀則可是三君子無一焉而柰之何其以鄧侯望諸葛也孔明逆



知其身之足以滅魏又逆知其身亡而蜀不得中原  
矣將費亡而蜀不蜀矣故異及其身一用焉而卒不  
遂也且出師表何與于天下之為文者木牛流馬何  
與于天下之為藝者八陣圖何與于天下之為兵者  
有聲至而響合氣同而類應則奚不可之有孔明之  
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病忠益其為獨用長者  
乎哉夫鄧侯非斷斷無技者約律法給饋餉營宮室  
其所興創規制海內謳思而遵奉之數百年不衰夫  
為相者必不一見跡而後可則周官三百六十記里  
以指齒車周公無亦露才而闕一世哉

闕天不賂紂辨

史記紂囚西伯於羗里闕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  
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玖馭他奇恠物因殷嬖臣費  
仲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  
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宋儒曰毋也西伯必不  
以賂免王子曰否否西伯必以賂免于何知之曰紂  
知之紂也嘗醢玖侯而脯鄂侯矣于西伯何有以無  
罪請也欲加之罪其患無辭且紂庸侯罪乎以聖德  
請也聖人之心有桀竅請視諸夫紂何聖之恤嗜豔  
妖色騁駿奇技淫巧其素也驟赦而驟喜其所欲僂

之人此必有以探其素而深中其嗜明矣然則閔天之徒非歟曰何可非也內文明外柔順俟命正志生死不易文王之德也委曲萬變以出其主而任其過顛天之德也文王之德臣德也身謀之也顛天之德亦臣德也為君謀之者也巽之九二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夫子贊之曰巽以行權嗚呼至哉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辨上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揚子慎曰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也魯之

用天子禮樂也其末世乎明堂位周衰陋儒為之也

昔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平

王也夫成王賜矣伯禽受矣惠何以重請之曰往報

未成許也周至於平衰矣至襄抑又衰矣襄不許晉

文之請隧也而謂成王賜魯郊乎然則魯之僭何始

曰著在春秋魯頌春秋桓五年書大雩雩始桓也閔

二年書禘于莊公禘始閔也僖三十年書四卜郊郊

始僖也魯自伯禽而下十八世至僖公始郊詩人頌

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曰皇皇后帝皇祖皇稷

則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

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又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其君臣恣然虞天下之議已也以藉手於成王伯禽其陋儒又從史之甚矣其無忌憚也魯頌曰白牡騂騂白殷牡也魯曷不用赤噫我知之魯緣宋而僭者也其以宋解乎哉王子曰楊子辨矣美矣然而未覲于故也夫禮成王寔假之于何知之曰以請隧知之隧噫禮也晉文雄伯也復王崇勲也而王孱王也文敦巽以請之王從仇以却之而文弗復也夫郊禘之大典也魯弱國也魯弗請天子弗問吾故曰賜也閔而後魯屬政於盟主為齊若晉矣稽後有討擅兵有討公止公弗見大夫再執而不聞以僭禮樂討也則何故借曰辭之天子之宗伯太史未失官也三邦之分寶天子寔記焉豈其大禮而忘厥自耶魯得僭之齊晉先矣奚待魯也春秋之互見以微譏耳如其僖始魯頌曷弗削也魯頌之弗削非僖始也然則曷為用白牡曰成王志也尊周公以報功德也用白牡班魯宋也班宋示有等也魯惠曷為請曰請議也或器報之示許也夫呂氏春秋呂氏言也何徵

又

然則周公之用天子禮樂也當歟程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非也予則曰叔子之為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非三代之君臣也唐虞之世其為帝者茅茨不剪土階三尺而已都兪吁咈于其內得一言則君臣交相拜而相咏嗟非截然而不相及也堯得舜而三載命之陟位受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群臣輯五瑞狩四嶽不聞其以疑堯議也舜得禹而命之終陟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不聞其以疑舜議也堯舜之於舜禹臣之者也成王之於周公師之者也以尊則叔父也以親則為其父弟者也存而負褒以行天子之事沒而崇以天子之禮樂夫誰曰不可且以周公之功與舜禹並而尊親過之不復子則禪而帝復子則祀而正聖人之所以崇德報功也而口非者何也夫秦而始君朕也君父皇考也而臣弗與也其尊若天而臣若草芥也吾故曰叔子之為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雖然必舜禹生而可以行天子之事必周公歿而可以用天子之禮樂必孔子而萬世可以天子之禮樂報外此則又非也

淮陰侯不反辨

余過淮見故侯韓信祠悵然悲之夫千秋之士論淮

陰侯信者未嘗不惜其功大而漢報之薄至以反死  
未有明其不反者也信功誠大至族滅以死而又身  
被惡名余切悲之故為之辨曰信之不反於楚天下  
知之其不反於關中雖當其時天下亦不知之天下  
能惜其功而不能辨其不反何也信之罪獨有請假  
王及期固陵來緩非純臣之節耳信見夫項羽之入  
關裂地而王諸將以章邯之功微焉而王長史欣董  
翳之功微焉而王申陽之功微焉而王司馬印張耳  
之功微焉而王呂芮共敖滅荼田都田安之功微焉而  
王自搗數其功於漢視數子何啻百倍而漢王又素

名能不愛城邑封功臣遠勝羽者內不勝其欲故請  
耳夫重責信以功而薄報信以封漢誠失之信雖稍  
賢於武臣韓廣於人臣之節非也其後之不反何從  
知之曰以信及陳豨傳知之夫信嘗再為大將又再  
為王其故部曲臣吏何限乃舍而與陳豨謀豨其時  
以別將將卒五百人從宛胸至霸上以游擊將軍別  
定代破滅荼侯於信非素所摯循士大夫也信遽而  
托之以腹心豨遽而受托以及此不可解一也豨之  
監代趙兵自喜下賓客斬得侯名耳周昌忌而言於  
高帝覆案之急始與匈奴通又召之急始反豨初固

未反也乃遽與信謀其不可解二也信智士也如必與豨謀必屏人必耳語何由使舍人知之其不可解三也信既通豨必多置人於邯鄲走關東西道高帝之動靜豨之勝敗俱知之不應為一女子所給入而落其手其不可解四也以信之功呂氏一女子卑辭族之而不能辨漢王固已心知其然私畏呂氏而猶喜其能馭諸桀將矣呂氏之所以數欲廢而不終廢也信不反卒以反族等之英布而樂悅之封得世同於賁赫嗚呼可慨也夫

### 說三首

#### 師說上

經有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先王之制師也齊於君親若此其尊也君治之無適而非君也者親生之無適而非親也者師成之無適而非師也者禮云事師無犯無隱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報若此其隆也昔者孔子之卒也其門人議曰若喪父而無服既除子貢復廬墓焉三年而後返當其生也其門人辟君離父母比而游於列辟之邦顛躓困厄而不悔及其卒也而各以其得守其說而不變曰吾師云爾又百世而其裔弟子曰吾師之師云爾雖然孔子不師老聃邾

子孔子非無師也而不稱師曰聞之某某而已故曰  
心喪不言服明無制也言心由心別也故陳相信良  
而學許行倍也即許行之徒倍行而學孟子非倍矣  
受墨而之師楊也受楊而之師儒也受佛老而之師  
吾道也皆非倍也鄭玄業成而辭馬融融欲追殺之  
玄疑其追也而以厭勝免融以下免玄而弗追也是  
何師弟子哉逢蒙學射於羿思天下唯羿為愈已於  
是殺羿飛衛之得紀昌也荀卿之得李斯也天下以  
為戒矣故曰其師也以道其喪也以心天下有道而  
師者有業而師者有利而師者道而師者道成則  
親之孔子是也從一者也孔子之不師其師以無常  
也業而師者業成則長之去君親間矣利而師者何  
居嗚呼天下之不相師利者寡也

### 師說下

天下之利而師者其說何也今夫士之及髻而受書  
也其為親者曰師苟貴吾子足矣無論道也其為師  
者曰自行束修以上未嘗無誨焉余以糊其口於四  
方何道之授未也弟子得執其利權以進退其師庚  
而甲辛而乙曰業此而晦者業彼而顯者唯弟子之  
利而已猶未也其達而先者得執其利權以招要其

弟子曰吾門士吾能榮重之弟子亦唯曰吾利吾師而已朝而甲暮而乙闐闐其門墻而爭賂焉噫吁是何君親之多也猶未也庠序行而世之以利蒞諸生者科舉行而世之以利進諸生者皆偃然而居師彼所謂進諸生者古所稱座主也辟之則為舉主吏之則為府主進之則為座主其義一也其所傳何道授何業也噫吁是何君親之多也彼其執弟子者固已謬矣然猶諉之曰厚至偃然而居師者何也私天子之公法而身之私天子之公人而弟子之易曰渙其群此非所謂群乎乃至欲以區區一弟而寵賢者亦淺矣聞之先臣霍公韜者舉南宮弟一然不為座主稱門生既知舉亦謝諸生不相通曰吾以矯夫世之無耻者嗚呼如霍公者知師者也

楊子應尾字錫類說

容城楊忠愍公之下獄也而其長子甫卅也名之曰應尾尾分幽容城故幽州屬也居十二歲而應尾問字於余字之曰錫類應尾之為錫類也何居尾為九子義取尾九星也屬後宮塲故得兼子也蓋天官書云錫類者錫為其後者善也以忠愍父之而應尾子之後必昌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君子孝而嗣



子又孝永錫以善也忠愍公之得為忠孝所移也忠愍沒而應尾猶未離州也面深墨而不飲酒其稱忠愍必哽咽氣塞也鼎革之際伏闕奏書白寃狀而上已前采大臣議超公四官易名特祠且為錄其後如應尾矣應尾之稱忠愍其哽咽氣塞如故也可不謂孝乎抑尾之繇曰君臣斥逐不和應尾名而忠愍見法非偶也蓋一紀而天始定應尾其為我自呼曰錫類而忘而之所以字者乎夙夜警惕以致惇於君臣父子之誼有王子者將為九子之章以祝汝

雜記四首

雜說送盧秀才

韓退之與陳商秀才書謂其工於瑟不工於竽凡數十百言大要欲商之貶而竽也予謂陳商非必能工瑟者夫使誠工瑟也天下將亦有是古博雅君子驟得而心賞之甚於竽之合也夫使其卒無合也於吾瑟固無損也退之工於瑟者也而不以瑟進商何也商蓋負求齊之念不得而以瑟解是故卑之若曰僅可語竽耳唐承六朝綺麗之習首事俳偶靡靡都嫚音節煩數溺於竽矣退之獨以古文辭振起之當是時學者固多嚮信或詆毀有合有不合也迄於今而

舟州山人稿卷之二  
天下猶知有韓瑟也進於是者曰孔孟之瑟其聲大以宏究於太音之始而用足以解愠發瞶一時有合有不合蓋今之習之也視退之又何如也吾友盧君非陳商類也窮博經史鮮所不解而發於文甚竒數上而卒不得一第人或惜且疑之曰君其殆瑟乎而等乎君固無易志吾將進其瑟於孔孟之門於今於後必有合也

右說瑟

吾往年買舟北來京吳地舟最輕麗而便於操人或疑之曰是行將涉大江頓修途可以身試乎哉於是易大者其樓櫓帆柁甚堅且巨也而又多竊藏它人資橐計其賈又甚貴姑就之屬水澁關一日夜行可三四十里踰半月始抵江口則追計小舟之程可以先旬日而達相與愧悔無及也亡何發江口指瓜渡風作波浪起立日色慘悔舟之小者其人叫號泊沒中幸而濟面猶作死灰狀不幸而卒然不見者有之而吾舟固如山之安如奔馬之頃刻而過也嗟乎然後見其大哉大者固不必遲其水之澁關則變也卒然而遇大江之風濤固變其足以禦風濤則常也是故君子與乎其大者也盧君忠信而好力行義其樓

擗帆柁巨且堅矣博學能讀左史諸書其資藏富矣  
天將試君於大江之中君無疑於遲也耶 右說舟

### 獠

獸有獠小而善緣利爪虎首癢輒使獠爬搔之不休  
成穴虎殊快不覺也獠徐取其腦啖之而汰其餘以  
奉虎曰余偶有所獲腥不敢私以獻左右虎曰忠哉  
獠也愛我而忘其口腹啖已又弗覺也久而虎腦空  
痛發跡獠獠則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世人  
謂邯鄲挾瑟而倡者類之於乎是寧獨一倡哉

### 波斯胡

波斯胡者嘗得一蠱青質而善麵其巨胡識之曰是  
寶媒也則與諸胡携之南海上叢戟自衛構巨鼎燂  
油而火之三日夜不休海人出於波以珊瑚之長丈  
者賂焉曰請寬是胡衷珊瑚而戟之去也復火之三  
日夜鮫人出於波以明珠之圍七寸者賂焉曰請寬  
是胡衷明珠而戟之去也復火之三日夜龍女出於  
波以若月之璧若日之韎韞賂焉曰請寬是胡衷璧  
若韎韞而又戟之且叱之曰去吾不盡而父藏不止  
龍父惧走而訴上帝下震霆雹急擊巨胡死衆寶流  
離人間王子聞之歎曰是亦不可以已乎

議

正士風議

大理卿試

生樸藪不識忌諱承嚴令使為正士風議未覩旨所  
鄉敢攄悃臆獻議焉議曰帝王經理天下之教具在  
於正士風其為物若至散漫無紀不可為緩急恃而  
慄銳喜功之徒所輕置弗先者然而治道之隆污乃  
卒因之則是至散漫而至要緩急所恃以為固而不  
可無者也今夫風發於青蘋之末悠然細也不踰時  
而被乎數千里靡不噓拂也抑何速也其渙披而蘇  
也中之悴者憚闕者嗚其慚慄而就悽也中之草萎  
毗而木暴樂也中物而物變而物不知其朕也是故  
先王慎所以風之者在昔明良之契唐虞為盛德讓  
於朝雍睦被野之時非無士也夫人而莫非士也迨  
夏歷周其漸摩植培使醇心而向道非一日矣故雖  
衰季窮域峻夫游女尚知守潔白勵貞一之節焉夫  
豈惟士已已哉戰國力政是角諸侯王名能好士好  
其貌士者耳箕子口舌輕信挾竒秦加以狙詐悖仁  
義焚坑先王之六籍尊吏道使士道降而與吏道伍  
浸淫逮漢因沿未革賈生痛哭太息誠鮮虛語抑先  
民有言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非特上貴之賤之

也士亦自貴自賤焉是矣愚猶以為未盡也人孰不為其貴而顧為其賤者則是有以風之賤也其所以風之賤者則是在上而不在下也探本計委殆未可責之士也今夫禮義廉耻人知尚已然而未全有也詭力諛威人知鄙已然而未全無也至於名顯祿人所共欲也豪傑則不然其為豪傑者寡矣上之人于其習俗未渝之先既未能辨鄙尚之機預一之而其所嚮信為令顯者又在彼而不在此嗟乎嗟乎誰克自振拔哉方今

聖明攬斷官府惟貞間有一二未臻徃昔愚不敢毛

舉小者其大乃苞苴請托依憑城社俸道猶闢禮門

微蕪柄在貂璫則士趨貂璫柄在樞幄則士趨樞幄

柄在方術則士趨方術其前之所以風後者既不以

為非而後之所以風于前者又加甚焉如此而好爵

如此而速化且世所指至賢貴舉動式也或勢分相

軋則因緣為間篋惜大體或賄鼎染指則潰坊橫溢

併其平生而失之介立獨行名之曰愚奔走乞哀譽

之曰通是非倒植醒醉互指雖朗識未易析強力未

易固也法者天子制之弗有人臣守之弗敢專也今

除吏自丞尉以上承望風旨惟所厚善罔徇法矣任

事

者不得守非任者乃得專官不必得人人乃必得官  
又所使便給供役字藝醫巫待詔者秩至上大夫揚揚  
與公卿伍是明道挾邪而陰為之相也抑又有林中  
慘目卻顧不忍言者古刑不上大夫以示貴有禮爾  
今乃使獄吏抑按之榜笞甚齊民頭搶地赤膚體褻  
觀聽沮摧其氣何如也言者以不言而罪是已其究  
乃至于不言豈一朝一夕哉勇敢在倡積威漸約此  
于士風所損非渺小也古之特化天下之氓使為士  
而後之時驅天下之士使為市氓嗚呼可惜哉愚嚮  
欲探本計委在黻座細旃之上與一二元老大臣端  
標定趨使士知軌則羔羊素絲輕紈鄙膏示之以節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示之以睦典銓惟篤共令不撓  
示之以公而又時鼓舞激昂之作其氣使不折隆其  
意使不輕嗟夫士孰不欲為其貴者松柏之生匪扶  
自正榆柳枳棘亦且慰裁就矩風于四海隆蹟可復  
不然而徒欲以尺一考功恫喝之又不然而以三尺  
廷尉驅之是不過揚湯而止沸耳吾未見其能正也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二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二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讀

讀秦本紀

秦始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罷侯置守令即王族懿親無尺土之奉豈不亦廓然太公哉春秋之時徐有淮夷青有萊夷雍有犬戎義渠豫有三川陸渾之戎冀有鮮虞赤白長狄山戎荆揚之地則無非蠻者其人與鳥獸雜而生堯舜之世化不得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二 世經堂刊

過數千里焉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為教固耳秦一蕩  
洗之而至於今即西北至於朔方遼西無終令支之  
地南度百粵踰五嶺巴笮滇池亡不襲衣冠而談詩  
書治禮樂者於乎誰力哉故秦皇漢武不足為人主  
訓也然而功足言也先王之法有道窮而不得不變  
者封建也民之為君三年喪也有勢窮而不得不變  
者井田也古文也於古有益之而善者紀元也有損  
之而善者肉刑也有畧而善者氏族也於乎時哉宜  
哉宜哉時哉

又

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莊襄  
以前之主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  
守也夫秦自孝公用商鞅為功級之賞以誘戰士而  
使之強七國之民自始祖而至於耳孫其首世世入  
秦庭而封於涇渭之間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士不得  
拱手而奉先王之業蓋至始皇而天下之所謂共主  
若赧王者頓首於冀闕之下而周不祀矣其時六國  
之邊秦者四而其半已為秦有矣秦雖大出兵以下  
之而非有血戰封觀之實如長平伊闕者也秦之勢  
不得不併六國六國不得不併而為秦且秦至是非



與周代也與六國為代者也夫六國者非僭夷之楚  
即篡晉之趙魏韓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滅  
之藉令秦稱皇帝罷侯置守令而輕徭薄稅以與天  
下相安於無事夫誰曰不可善乎賈生之言曰仁義  
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昔人有云湯武逆取而順守  
之而儒者皆以為非愚以為未可非也夫桀紂者誰  
之後歟禹與湯之後也商周固世世而臣事之矣桀  
之二主雖惡然不能出於五服之外而使商周之民  
盡被其毒也即不忍而誅其君吊其民立其近裔之  
賢如若微箕者而臣輔之不亦可乎是時夏殷完  
也非若赧王之如髮而不可挽者也商周大邦也非  
若晉宋之伏危而不可退者也聖人與其政之仁而  
亮其心之無所異而姑為之稱曰順天應人然猶不沒  
其實而時見之夫子之不純予湯武也乃其所以不  
純貶秦晉也近世有豎儒丘氏者不得其說而輕於  
持論絀其統而削之嗚呼是身為僭也

讀魏志

余讀史至魏操未嘗不惡其巧而惜其拙也身佐漢  
而相之挾天子令諸侯以收四海之權而為魏矣既  
陰奪而又陽卻之曰吾以臣道終乎何其巧也然而

天下莫心與也後世莫口與也舉而名之曰墓嗚呼  
墓矣當獻帝時董卓肇螻拉然土崩海內之欲為所  
欲為者何限有操亡無操亦亡亡等耳有操後亡則  
曷不脩諸葛之政將之以忠純摧陷廓清寓宇奠又  
人心而無忘漢也則漢人心而厭漢德魏也則魏不  
亦明白坦遂哉而顧狼其嗜狐其態屠僂忠舊赦廢  
儀節至於弒后辱主而後已噫又何拙也雖然魏操  
無足言也吾所尤惜者劉裕裕非操比也搏國於桓  
玄還已失之晉而後奪之晉無裕已不社矣零陵之  
弒亦可以已乎丕不害山陽公裕害零陵王其從裔  
之亡也亦如之嗚呼孰謂無天道哉

### 讀五代史

余讀五代史至石晉賂契丹盧龍事未嘗不廢卷歎  
也曰嗟夫中國之有金元孽哉其弃廢冠履潰坊隘  
椎衽衣冠納之腥穢即無復論矣謬哉石晉之以中  
國狄也三代而下其盛者毋過匈奴突厥柔然吐蕃  
回鶻力足以有中國矣然而弗能入也間入之然而  
弗能居也非其心不欲勢不可也宮室衣服飲食嗜  
好弗便也濕暑弗習也驟而令居之若鳥獸之就藩  
而魚龍之改陸也契丹得幽州提衡其州之民無不

且而騎且馳射之令技北矣教其虜雜沿幽之土風  
物候令俗南矣挾北技就南俗更數十百年而其勢  
固已包中國而入其橐金之一噉而食半也元之再  
噉而食全也固所必至矣嗚呼石晉之罪與  
明高皇帝之勲豈不均角重昭揭萬古哉余間者欲  
竊取春秋之義始石晉訖 明高帝成一家言而力  
罷未果因著其志於茲見大都耳

### 讀宋史

宋所以得稱大繼唐宋者獨其君共儉崇禮讓斬然  
家範藹乎子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晉余得畧指  
數焉藝祖賢非晉武帝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  
甚焉武帝藉累代之業離君臣之分勢不得退而稱  
臣矣藝祖一殿帥耳固周帝之所卵翼而手足者也  
一旦乘隙而掩之若承蜩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哉  
晉鼎革之際其為敵者偏霸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  
劉鈞也重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晉自太康  
中下吳即無尺地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太  
原降兩浙然盧龍十六州之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  
下固已失九之一李繼遷割銀夏黎桓割交趾天下  
又失九之二而宋之君臣方日惴惴焉奉歲幣而昆

事契丹及二帝之北禽也與遺主南竄迹相等也晉之江左其君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詔胡羯而賊之宋之江左其君日夕不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表金狄而君之伯父之晉之亡猶有禪受之迹焉宋亡而街壁輿襯再辱王庭抑何其志絀辱也故宋之治其於漢唐第也其統於晉亦弟也語統者伸宋則不得獨屈晉屈晉則不能獨伸宋且宋安能越晉而漢唐也或者曰宋至濂洛繼之閩而先王之道秩如也斯其所以為統乎曰仲尼魯人也世卒不以魯先盟主之晉而况濂洛為也彼以為宋重諸儒生乎抑諸儒生重

宋乎

讀元史

余嘗怪晉世匈奴鮮卑羯氏羗以至索頭之虜更迭而入為主其割中國十之六七耳然往往襲華號變夷禮多足稱者蓋至孝文而其俗彬彬如也豈其先嘗雜處中國有所覬慕於志耶宋亡而薄海內外鮮有不為元者顧其君臣日斷斷焉思以其教而易中國之俗省臺院寺諸路之長非其人不用也進御之文非其書不覽也名號之錫非其語不為美也天子冬而大都夏而上都上都漠北也其葬亦漠北視中國

之地若甌脫焉不得已而居之于中國之民若贅疣  
焉不得已而治之又若六畜焉食其肉而寢處其皮  
以供吾嗜而已於乎不亦天地之至變不幸者哉然  
所謂匈奴鮮卑羯氏羗索虜者其人浸淫而忘其故  
矣是以一易世而輒盡元唯不忘其故是以易世之  
後僅能驅而置之大鹵之外若飛鳥之就林而巨鱗  
之還壑也元所以迄今不絕哉金之有完顏雍也猶  
之乎漢文景也嘗怒太子盡用華服曰易世其衰矣  
是元之笑也

又

疆言秦富言隋大言元蓋隻千古亡對焉及其亡也  
若符合而鑑照也勢成於土崩而盜發於蝟殫也自  
古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士與之相協以就勳亦必  
有亂命之士與之相角而不得遽就佐命之功天下  
能知之而亂命之功天下無能知之是故秦之有陳  
項武李諸氏也為漢先驅者也隋之有楊李王竇蕭  
薛諸氏也為唐先驅者也元之有張陳韓明諸氏也  
為明先驅者也當勝國之全盛也欲以初起烏合之  
衆率然而與之抗是以羊餒虎也是故餌之以強有  
力者掎而角之彼勝而我乘其弊也然而屢相扼者

彼雖未覩天命所嚮至勤力殘衆然所以陰益不淺也人主未見得天下之不易則守成之道或鮮多好盈而務遠大天下未見得人主之不易則鰲桀之氣猶存多陰覬而輕舉事兩賢扼而不下也才智出識慮長大命既集之後偃然而念休息天下之民亦且瞿然而悔兵革蕩滌穢志上下競競以保治安長為漢為唐為明而不復有囂斷闢攘之患則誰力也王子曰余讀元季喪亂事蓋竊窺之焉天之啓明深也或曰元事可得聞歟曰天之厭之其大幾也主驕而靡臣以諂濟貪其大綱也至所以召亂者有三一曰志在囿中國而芻牧之以省臺院之長郡路之帥則靡不濺肉酪侏儻左衽者焉暴而椎不習民與猾吏耳通而治其斃人多矣夫安得不盜也二曰承平久士見金鼓而股栗即所將又多濺肉酪侏儻左衽公子也夫以畏敵之兵而當不畏死之寇焉所取勝哉三曰官既不勝盜即無柰盜何也招撫之說行而重餌盜金帛之已又官爵之盜得盜之利而玩其主民見盜之利而嗜為盜偷安之徒幸盜之招以免責豪傑之士憤盜之招以解體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讀荀子

吾讀荀氏書其言性惡禮矯大氏多憤嫉過中之旨則豈唯小疵已哉至云養心莫善乎誠有味乎有言之也夫誠者真實不妄也對誠之者而言則聖人事也偏而言之則徹上下語也宋儒舉而非之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如以辭而已矣孔子之告哀公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知天其為荀氏語也宋儒當復舉非之曰是天親而外鑠也是上達而下學也抑何謬戾失序也宋儒之好刺誹古而顯其尊若此又莊子之言曰父子不可解於心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也名言也夫無所逃於天地亦已過矣宋儒復舉而非之夫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天也人也寧無纖毫乎哉堯崩四海若喪考妣必堯而後若喪考妣也父不慈即瞽叟為吉甫若晉獻者逝而子可無慟哉

讀揚子

余讀揚氏法言其稱則先哲畔道者寡矣顧其文割裂聲曲閤習渙恣剽襲之跡紛如也甚哉其有意乎言之也聖人之於文也無意焉以達其所本有而不容秘耳故其辭淺言之而愈深也深言之而不秘也

驟之而日星乎徐之而大羨玄酒哉乃其矩矱天就  
矣世之病揚氏以道也余之病揚氏以文也雖然文  
則又奚病焉

讀管子

余讀左氏所稱管子大要佐桓公以正如伐楚卻鄭  
太子辭上卿禮彬彬乎德言君子也即孔子亦稱之  
曰如其仁如其仁及讀管子一書自定兵制興魚鹽  
諸大策外往往擇卑而易行博小以圖大轉敗以為  
績巧取而不匱愚其君遂愚其民以愚天下之諸侯  
使翕然用于吾術而不敢背竊以為戰國之策士術

史傳會而增益之者晚而信其然不謬妄也夫齊積  
徂之國也戎與楚積強之虜也驟而用齊以王齊必  
不信驟而加戎楚以王楚必不絀管子善因時者也  
時至三代人猶純如也及周之衰而人斷斷如也孟  
氏曰管仲魯西之所不為也而子謂我頌之乎又曰  
王不待大文王以百里湯以七十里滕不五十里耶  
井田之制孟氏之言則既行之矣至於築薛之問而  
後其技窮也得王而王者周公也得伯而伯者管子  
也能王而不得王者孔子也不能王而欲王者孟氏  
也昔宋之南壓於金若卯矣而濂閩之徒日諄諄以



正心誠意之說告其君至於用略焉萬一不幸而君任之井吾田車吾兵不踰時而社稷飽敵矣於乎今安得起仲而將相其才使之南治島北却虜徐而置濂洛諸儒於庠序間雅步高論藻飾其所不足耶

### 讀逸周書

余讀逸周書七十一篇未嘗不竒深其文辭而怪其詩也其言甚仁湯而武武曰桀與其屬五百人止不齊民棄之往奔湯凡數徙轍棄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諸侯莫敢即又曰武王征西方憇國九十有九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是武王者秦始漢武之靡也王子晉曰吾復三年上賓於帝所以是至今稱晉仙去王會叙事固典有法然所紀竒民淫珎怪鳥獸抑又何誕也柰何不使人主津津好大哉第書名汲冢者非按汲冢書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安釐王出家書凡七十五篇如紀年瑣語梁丘藏微書易國語論語篇目杜預序稱太甲殺伊尹事今本皆無之書所載武王斬紂妲已懸頭二太白旗及周公謚法已收之太史公史記中寧至魏始出哉雖然余未獲見汲冢書以為恨而孟子於武成乃

僅取二三策何也

讀家語

吾嘗讀家語怪其錯雜不精如所稱商羊萍實於大道奚益也雖然是寧獨無聖人之言乎哉自宋儒表四子列於經獨尊論語論語行而家語廢乃至如周禮孝經聖人經國盡性之書不得一列學官使諸儒傳習可慨也孟子言仁義闢楊墨其功大矣至於辨理氣之屬論君臣之際未甚徹也有任而發者有矯而致者於經猶月之於日也夫三禮周禮也儀禮也曲禮也今廢周禮儀禮不載而廁之以月令檀弓儒行諸篇抑何輕重失次也愚不揆欲詮三禮而刪其歆莽褒猶之傳會者為禮經尊論語而刪其非夫子言者採孝經禮記中庸大學家語之凡為夫子言而粹者別為經以配禮而六之其非夫子言而稍粹者如魯論門人檀弓諸家合為傳與孟子翼經而兩之未敢也聊識於此

讀關尹子

關尹子九篇劉向所進云其人即老子所與留著五千言者其持論抑塞支離而小近實非深於師老子者也其辭潛夫論衡之流耳不敢望西京何論莊列

至云人之厭生死者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為妖不名為道則昭然摩騰入洛後語耳豈向自有別本耶抑向本遺錯後人妄益之耶夫老子而不為關尹著五千言已耳老子而為關尹著五千言此其非關尹語也無疑

讀鬻子

鬻子偽書也其文辭雖不悖謬於道要之至淺陋者掇拾先賢之遺而加飾之耳謂禹據一饋而七十起非三吐之卮言乎七十起何其勞也禹得七大夫如杜季施皆非夏氏因生之姓至所謂東門虛南門嚳西門疵北門側幾乎戲矣夫鬻子九十而為文王師也乃末篇曰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何哉阮逸偽元經李荃偽陰符劉歆偽周禮固矣猶能文其辭未有如鬻子之淺陋者也雖然使偽而近也毋寧偽而遠也乎近則惑

讀列子

莊子語多引列子或曰傳會之書也此殆不然其持論無以大異莊子其叙事裁而揆辭法則似勝之獨所稱化人見周穆王與西方有聖人語為瞿曇氏之學者徃徃相引以重至謂其教嘗已行於中國而秦

廢絕之噫亦謬矣余謂列子中所載二事與關尹子之言皆非舊文儒而瞿曇學者陰益之

### 讀亢倉子

亢倉子其文辭東京之後迂於儒者耳其議則無嘉焉余讀公孫龍雖其謬悠鄙舛而要之縱放強辨儼然戰國之習也偽者多援少倍多拘少劇亢倉子偽書也列子載亢倉子遂有亢倉子家語記子華子遂有子華子賈誼稱鶡冠子遂有鶡冠子嗚呼士之托空名以求傳其言者意亦可悲哉

### 讀鬼谷子

劉向班固不載鬼谷子隋志始有之以故讀者疑其偽撰然其命篇甚奇詞亦偉至所以捭闔張翕之機大要出於老氏老氏之以退為進以與為取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不足求足不大求大雖天下後世之言術者莫外焉深於鬼谷者也鬼谷老氏之所甚諱也儀秦又老氏之所甚諱也雖然不得而終諱以辭其咎夫老氏之於禮猶惜其為亂首而充其說詐而為儀秦慘而為申韓誕而為市大悖而為梁角於乎可勝亂哉按鬼谷子楚人隱鬼谷不著名氏嘗有書責儀秦夫既教之矣又何責焉續仙傳曰鬼谷子即王

訓也得道為地仙此諛辭也

讀鄧析子

鄧析子五篇鄧析子鄭人也或云數難子產之政子產僂之按左氏駟欵嗣子太叔為政始殺析其人不足論其文辭戰國策士倪耳循名貴實察法立威先申韓而鳴者也至謂天於人父於子兄於弟俱無厚者何哉先王之用刑也本於愛析之用刑也本於無厚於乎誅晚矣轉辭篇與智者言依於辨數語同鬼谷子豈後人博其旨苟益其辭也耶要之小人之言往往出於機心之發故不甚相遠耳呂氏春秋記析嘗教獲溺屍者購逆屍者交勝而不可窮固市井舞文之魁也孰謂駟欵失刑哉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其文辭錯出不雅馴往往有類齊諧禪官者其食客所為耳懸千金於市購增損而莫之敢也畏其意故不信其令焉取增損哉儒家者流取其篇首所紀月令厠之經迨今焉甚矣不韋之巧也始而以財役其身陰亂秦齊而不悟也既而以財役其言陰亂聖經而又不悟噫嘻則豈獨不韋罪哉

讀韓詩外傳

韓詩外傳凡十篇漢人燕韓嬰所著其注詩二十二卷而此則雜記夫子之緒言與諸春秋戰國之說家稍近於理者也大抵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故多浮汎不切牽合可咲之語蓋馳騁勝而說詩之旨微矣獨其辭稍明健可誦而所記亦不甚詭於倫物唯謂孔子南游阿谷之隧則類於懷春之吉士而周公之討管楚激於隱客之一言為大謬耳夫子見狸跡鼠而鼓瑟曾子聞而識其有貪狼之心其然乎豈螳螂捕蟬之說所由昉乎然以美曾子之察音則可以見夫子之移志則不可甚哉好奇者之易諄也

讀白虎通

白虎通者漢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溥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曰白虎通又按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然則此書為班固筆也其言禮樂名物制度甚詳徃徃雜取經傳不為背理道而獨於五行之生剋次第悉取人事以配之大抵出於不韋仲舒之緒論而其他立賞罰議褒貶則公穀之義居多至紀封禪而諛心盡露矣吾嘗謂漢之儒多援經以

師事而宋之儒必推事以就經援經以飾事有遠而  
誣者然而於事濟也推事以就經有適而當者然而  
於事不必濟也其濟為雋不疑而其誣至於劉歆之  
佐王莽噫亦可鑒也

### 讀三墳

毛漸序三墳其時皆以為偽書而漸獨信之毋論其  
淺率而強為古語也伏羲畫連山而有民兵器陰兵  
妖陽兵妖兵陽陣至策辭而曰主我屋室主我刃斧  
神農歸藏而曰殺藏墓此皆不知其時而妄為說者  
也隋購天下遺書有劉炫者偽為連山等易百餘卷

上之受賞而去後事發坐抵罪所謂三墳者豈即其  
書也耶

### 讀元命包

右書據以為後周衛元嵩述唐蘇元明傳李江注楊  
元素由秘閣傳本鏤行而張昇以授楊揖者也愚謂  
此即素撰或張昇撰而托者也卦下每作重疊文難  
字而攷之諸字書則易曉其旨甚淺而於理不甚悖  
又經傳註若出一人手故以為宋人作也凡唐以前  
偽書其理駁而時有精旨其文雜而古其字竒而有  
不可識者今皆反之故以為宋也乾坤鑿度亦然惟

穆天子傳竹書紀年汲冢周書則非秦漢以前人不能也

讀圓覺經

余讀圓覺經所稱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未嘗不恍然自失至云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為心則又未嘗不洒然悟也余自束髮而來所身受榮辱憂喜悲樂亡慮數十百矣日憧憧焉役余而受之若以為真境焉抑何謬盪失計耶不得已而強受之而假名之得已而不已而又強執之嗚呼余之暴矣

矣不即不離無縛無脫此是吾人善證第一義我愛既絕萬境皆空不願作佛何況生天亦庶幾矣莊氏言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嗚呼是奚啻水火哉

讀壇經

壇經其聖人之言乎哉然而非聖人教也其教行天下遂無祖矣非無祖也夫人而能為祖也黃梅之徒蓋千餘焉引而不發躍如也達磨之示旨微矣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悟解悟也解悟非悟也酥乳醍醐品列而人嘗之而味得也日携醍



酬而食人知味者寡矣

又

阿難親從世尊且數十年受楞嚴時幾隲法身而不支數現聖光屈金色臂指示要理而不悟六祖一謁黃梅而即覺其入可知也然至遷化現虛空變分骸二國抑何其通達靈妙耶夫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讀衛霍傳

昔人稱衛青霍去病傳為太史公叙法之奇者然其論衛將軍曰於天下無稱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乏絕而已嗚呼匈奴天下莫強焉其所以數勝而不絀者豈盡天幸耶至伍被之所以奇大將軍於淮南王者又胡無稱也李廣蓋屢戰而屢敗也太史公津津不啻口出焉敘其材力慄果負誼槩饒仁卹指畫軍事若貌也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卒腐以老如公孫弘見寬者二將靡耳柰何雍容取公相為也彼蓋以李廣自况也太史公於游俠刺客貨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擬獨於李廣衛霍傳比興之義多吾既深於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衛霍

摧虜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

讀會昌一品集

余嘗怪唐中興以後稱賢相者獨舉裴晉公不及李文饒以為不可解後得文饒一品集讀之無論其文辭剴鑿瑰麗而已即揣摩縣斷曲中利害雖晁陸不勝也當裴公之下蔡也天子之志定將謀合而蔡之亡形成矣公不過一印環數道之兵受進止而不能取趙一支郡而望石故也一屈於縛再屈於稭三屈於逢吉四屈於之而望又若故也是遵何道哉

文饒佐武宗通黠憂斯破回鶻平太原定澤潞若振稿千里之外披膽待燭百萬之衆頰首而聽一言之指麾國勢尊主威振即不啻徒裴公而上之而及其貶也天下有以為當然者豈盡成敗論耶彼其嘗太尉之賞浮則不聞有以司徒匹者說平泉之觀侈則不聞以綠野匹者又何也裴以誠李以術裴以容李以伎如是而已史稱其一飯必報睚眦必酬夫脩別於恩怨若此而豈意其曲擠而致之死地者乃其素所恩之敏中耶何文饒之精爽能見托於令狐而不能快心於敏中也則其鬼固賢於其人也嗚呼才至

於文饒而不得稱賢相可畏哉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十二

